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  
新派武侠巨著

# 仙剑奇侠

公孙千羽著



上

44.568

XJ  
4  
01

旋风剑大系  
公孙千羽著

仙  
剑  
奇  
侠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月娜

封面设计:永强

插图:大水

旋风剑大系

仙剑奇侠
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5.5 字数:410千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 7-80595-426-7/I·180

(上、中、下册) 定价:39.20元



## 楔子 崖顶残剧何忍睹

夜空象一块撒满银点的蓝缎子！

海波起伏着，闪泛起点点的银光！

这般良夜海景，在某些人看来，心旷神怡，大有飘飘出尘之慨！

但，在某些遭遇悲剧命运的人看来，却又是何等的不同呀？

看哪！那巍峨的劳山，耸立在海边，沉默踞伏在黑暗之中，仅仅当劲风拂过之时，才会一两声叹息来！

是的，林木有知，亦当为身陷绝境者慨叹呢！

幕地，一声深沉的呻吟声，自海边响起，接着的又是一声深沉的长叹！

这是谁呀？在那些良夜，在如此荒无人迹的海滨崖下，悲叹呻吟呢？

啊！是谁呢？在这悬崖绝壁之下，泡身在海水之中？双手攀附着石壁一角，苟延残喘？

他似乎受了重伤，冰冷而清瘦的面孔上，充满着痛苦的表情，颌下稀疏的白须上，染满了血污。

此刻，它似是刚从水下浮起，正在张大了双唇，急急的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！

片刻之后，他“哇”的吐出一口鲜血，碧绿的海水，立即被染成紫红，但那一口鲜血，对海水来说，毕竟是太少了！不是嘛，

在—阵汹涌的浪花卷击下，立即散淡消失不见！

他注视到这种情形，面上泛浮起一个讥讽的表情，似乎在嘲弄自己的生命，亦如这一口鲜血一般的脆弱，而不堪—击—样。

但是，他的潜在的人性本能，却倔强的不甘屈服于命运之下，他要挣扎，他要生存，他要报复！

他深深的吸了口气，猛的放松了崖角，扎入水中，向远远的沙岸游去。

但那沙岸对于目前的他，似乎是太远了。他时沉时浮的挣扎着，足足花费掉一个更次，方才游到悬岸边。

他费力的爬上沙滩，立刻便累脱了力。他俯伏在沙上，急喘了好半天，费力的盘坐起来，试着去调试星散的真气。

只是，他似乎受过太重的创伤，甚至连内脏都碎裂了，他才—运气，便忍不住翻涌起血气，—口—口吐出血来。

他喃喃地唉叹着，那异乎常人，异样冷漠的面目上，不由得掠过—阵黯淡的表情。

然而在瞬间之后，狠毒而渴望报复的意念，代替了黯然，在他冷削的目光里，清楚的映射出愤怒的火焰。

也许是这一意念支持着他，他竟能踉跄的站立起来，蹒跚的向山坡上攀去。

那山坡十分倾斜，他攀抓住丛生的小树枝，手足并用，佝偻着攀登，粗重的呼吸声，震憾着四周的寂静，丝丝的鲜血，不停的自唇角，滴落在地上。

然而，他并不因而停顿，他点燃起生命最后的火花，终至攀达崖顶。

卅余丈高下的崖顶上，是—片广约数十亩的平地，—面是临海的悬崖，—面是依山的绝壁，斜坡这面，与把对的一方—样，是数排林立的苍松，形成了—道天然的屏障。

那人，以垂死之躯挣扎上崖顶，先依在苍松上狂喘—阵，才

蹒跚的穿林而入。

这时，正值盛夏，林中空地上，植满的繁花异草，正在竞放吐艳，但却奇怪的，在此清新温凉的空气里，此际不仅嗅不到一丝花香，相反的却有阵阵的血腥之气，熏人欲呕！

天边，此际，西沉的银月，自树隙中突然吐露出光辉，空地上一切，也突然清晰的呈现眼前！

啊！多扫兴啊，是谁践踏过花圃？使花儿折亡？是谁压俯在花圃中熟睡呢？

啊！那不是睡，是死啊！还不止一个人哪！

那个方自攀上崖顶的人，眼见这么多死人，竟然一点儿也不惊骇，相反的，他走近前去一一数去，一个、二个……十六、十七，整整的十七个。

皓洁的月光，映射在那人的脸上，更显得他的面色，苍白惨厉，他踉跄的跨过死尸，一边向削壁的暗影里行走，一边竟哈哈的狂笑起来。

说他在笑，可不大恰当，因为那笑声残厉刺耳，令人闻之，不但毫无喜悦的感染，反会立时便毛骨悚然。如果当时有人在旁，真个听得，定会以为那是鬼哭的声音，而吓瘫在那里！

他自己显然不但不欣赏自己的笑声，同时也显然受不住笑声的震荡，而又“哇”的吐出一大口血来。

只是，他已经不再介意自己的生死了，他喃喃的自言自语，诉说出他的心意，象是给武人们听。“哼，你们这般自命不凡的狗东西，竟敢联合起来，到我这“观日崖”上撒野，真是太不自量了。如今你们丧命于此，该晓得我孤独客不是好惹的人物了吧？”

他踏过一个胖大和尚的肚皮，狠狠地踏他一脚，那尸体一动不动，仍然静静的躺着，而他自己却几乎跌了一交。于是，他又喃喃的骂道：“死和尚，你不是少林蓝院吗？为什么这般不济事呢？你师兄身任少林掌门，可比你聪明多了，他知道敌不住我孤独一

掌，远远的在一边呐喊助威，让你们这批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前来领死，真是活该……现在你安心了吧……我安心了吗？”

他反问自己！继续自语道：“不，我的心永远安不下来，我要杀尽这批参予阴谋的每一个人，这里虽有了十七个，却都不是主谋，哼……有一天，我要踏上每一个主谋者的居所，将他们一一击毙，我要……令我的乖徒儿，为我复仇！”

他跌跌撞撞的走近绝壁，绝壁下有一小小茅屋，此际已然焚毁，仅余下一片灰烬了！

他绕过灰烬，在直立如削，生满青苔的壁上，找着一个修饰得极为巧妙的小洞，伸手进去自洞中掏摸出一只长形铁匣，挟在腋下，又复跌跌撞撞，向适才攀上的另一方走去。

天边的皓月，沉落了，崖顶上突然陷入黑暗之中，渐渐的，蓝缎子一般的晴空里，亮晶晶的白点子，也相断隐去：大地上因之更暗得伸手难见五指！

只是，这段黑暗的时光，并不长久，一盏茶时，东方的海波下，突然升跳起一轮火红的太阳，大地因之恢复了光明，一天也因之开始。

悬崖下，就在这黎明的当儿，不知何时，现出了一点孤帆，吃饱着徐徐的风，在起伏的波面上，向海上滑行，不一刻，渐渐去远，最后便仅剩一点帆影了！

崖顶上，那重伤垂危的老人，不见了。

但此际，在阳光初升的时候，暮的出现另一批人。

这批人多半属于青年，约有廿余人。虽身份不同，有道士和尚，也有俗家，却均是一身劲装打扮，背后也一律斜背着兵刃。

他们一临崖顶，面上的表情，多半沉重中带有兴奋，仅有子个感情比较脆弱的，流出眼泪，默默的到花圃里辨别尸体，其余的，大多先跑到崖边，对崖下张望上几眼，方去工作。

这批人把十七个死尸，辨认清楚，用带来的席布，一一裹起，



背在肩上，哑没声向崖下奔去，一刹时，走了个干净。

这可怕而又奇怪的一夜，终于过去了。

但是这一夜的事迹，却被那一群收尸的青年人，散播了出去！

于是，江湖上，无论是黑白两道，均纷纷争相传播着：江湖人人畏惧的煞星“孤独客”，被七大掌门联合而组的正义之师产除搏死的消息。

但是，这雄踞武林廿年的孤独客，真的被击杀了吗？这人人畏惧的煞星，真正是残无人道，值得那自命是“正义之师”的七大掌门，联手去产除吗？

这是个迷，武林中人，极少能知道得十分清楚，但这却非是永恒的迷！古人有句话，说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”

虽然目前，尚无人得知确切的迷底，但将来，总有一天，会被人揭示出来的。

## 第一章

### 祸起萧墙险中奇

距离七大掌门，除杀孤独客之一夜已有整整的五年了！

劳山的巍然耸立，风貌如昔，那观日崖顶，繁花如异常，不但是更行茂盛，崖上绝壁之下，却还兴建起一片精巧的房舍。

那精舍，雕梁画栋，雄伟至极，九座红砖楼屋，环绕而立，各有回廊相通，依崖成半圆形，中央水榭亭台，花木扶疏，布置得景色更加宜人！

这时，又当盛夏，崖上经风吹拂却毫不炎热，尤其当黄昏来临，蔚蓝的天空，与海潮一色。夕阳似饮下过量佳酿，红红的面孔，奇瑰似血，碧波因之显露出紫薇，白云因之也转变成五彩了！

崖下，汐潮不停的翻出白色的浪花，撞击着石壁，冲刷着沙滩，发出阵阵“哗哗”的声响。归鸟海鸥，旋翔在海边林间，与海潮声组成一幅美丽恬静的画面！

该是作晚餐的时候了！

不是嘛！那正中一所红楼中，不正升起阵阵的炊烟吗？

突然间，那中央一幢楼门开处，疾奔出一个身着粉红衣衫的幼童，他快捷的迈动小腿，一溜烟跑进左侧的松林，回头看看，确未见有人注意，得意的笑着，便穿出林木，向斜坡下沙滩上跑去！

那斜坡，如今已铺出一条石砌的小径，蜿蜒绕过沙滩，直达山外，以便于精舍主人，与外间来往。

这精舍主人姓龙，共有兄弟九人，老大龙致礼，由二以下，以致义、致仁、致信、致忠、致达、致智、智孝、致勇为名，均已年过五旬。

这兄弟九人，早年散居四方，致仁经商，各营其业，颇多蓄储，仅老九致勇，性喜游侠，曾拜在泰山白云观，一峰上人门下，习得一身武艺，在江湖上闯出“过山龙”的名儿。

晚年以后，这兄弟九人团聚家乡鲁东“沧口镇”检讨一生得失，发觉除致勇幸获佳儿外，其他八人，虽各娶妻妾数人，却均无所生。

因此之故，致勇的幼子渊儿，无形中成了龙家的宝贝，八位老人，都恨不得将他过继到自己名下，才对心思。

但，致勇亦仅一子，不但不舍，渊儿方值三岁，也万不能离开亲娘。何况，儿子只有一个，想要的人却有八人，到底是过给谁呢？

争论商议的结果，兄弟九人决定团聚一齐，安度晚年，共同养育渊儿，但等渊儿长成，娶妻生子，再分别过继。

因之，这风景佳绝的观日崖，便被他兄弟九人看中，建起华屋，安顿了下来！

一晃三年过去，渊儿已经六周岁了！

平日里，九老为爱惜根苗，正中央一楼，让渊儿父母一家居住，楼下一间大厅，充作饭堂，每天午晚两餐，龙家老少全体，齐集此厅用膳，以乘便探视他们的渊儿。

渊儿既被如此珍视，自然是要啥有啥，随心所欲。只是，却也因太被珍视，到哪去都有丫环婆子跟随，以防万一。

这一点可十分不自由，试想五六岁的幼童，哪能安份，不贪玩耍？这终日被丫环婆子盯着，不许玩水，不许玩泥等限制，可实在令他厌烦，故此一有空隙，立即独自溜跑，到崖下沙滩上去拾贝壳玩儿。

如此，丫环婆子们，常为此挨骂，九老一家，也常常担心。

皆因，渊儿生长得十分不凡，品貌俊绝，堪称天下无双，直似天上仙童临凡一般。

龙氏第七老致智，早年曾任过知府，学识渊博，精通医卜星相，认为渊儿的骨格清奇，风仪飘逸，将来当必屡经奇险，屡获奇遇，而终至成一奇人。但其童年，风险太重，稍一不巧，必致夭亡。

龙致智这么一说，渊儿的父母，致勇夫妇，生性豁达任侠，倒是颇为高兴，但其他七老，却俱皆不愿不舍。

皆因，他等均将小渊儿视同己子，爱如己出，所望者，但能承欢膝下，支撑家声，与愿已足，根本不希望渊儿远游，复那等夭亡之险。

故此，龙家不但严命丫环，看紧渊儿，不令轻离之外，在渊儿五岁开始，还责致智，担负起课读之责，教授小渊儿读书。

他们的意思，令渊儿读书，乃是一种束缚，以免他终日无所事事，到处游荡。

哪知小渊儿聪慧万分，别人三日都不能完成的课业，他却只费上半日功夫，便可完成。

龙致智因之叹为观止，心知小渊儿应运而生，不是池中之物，过份免强拘束，定必上遭天遣，倒不如任他自由，顺时应劫，以顺天意好些。

故此，每日下午，只渊儿能作完功课，他必然瞒着七位兄长，偷偷的放渊儿出去玩耍，只讲定不能令他人发觉，晚饭前必定归来！

小渊儿有此机会，当然不肯放过，十分珍惜，故每天总都能如约而返，瞒过众人！

这日黄昏，小渊儿一如往日，掩掩藏藏，自书房溜出楼外，奔下斜坡，到崖下沙滩去玩。

一年来他对于崖下之地形，已然摸熟，同时也在崖下寻了个隐秘洞穴，平日他将洞里，弄得干干净净，把拾来的好玩东西，全放在里面。

故此，他每次下来，必到这秘洞中玩上半天。

这次也不例外，他一口气跑上沙滩，便往这秘洞奔去，哪知还未到达，便发现崖下海中，停泊着一只小船。

他十分诧异，也十分高兴，皆因这一带并非港口，又无其他人家，这船是哪里来的？来此做什么呢？

不过，他还是十分高兴。因为从小到大，他还未接触过面生之人，更也未乘过船只，这船既停在这里，必是有人驶来，自己若能与他见面，不但可以和他谈谈，若投机说不定还可上船去玩会儿呢？

他边想边往秘洞走近，一边更目不转睛的盯着那船。

蓦然间，他方一踏入洞口，便发觉有异，他那用具壳叠成的小房子，不知被何人破坏，贝壳散落一地。

渊儿十分生气，赶紧跑过去拾取整理，哪知方一弯腰，猛觉得背上一麻，人便昏迷过去，人事不省的倒在贝壳之上。

此时，在渊儿身后，凝立着一个大汉，年约三旬，一脸凶悍之象，见渊儿倒在地上，竟不施救，反面现得意之色，好整以暇的自怀内掏出一封书信，放在地上，方俯身将地上的渊儿抱起。

他抱起渊儿，翻身一跃，纵出洞去，顺洞壁悄悄疾奔至海边，又一跃，腾升起二丈多高，轻轻的落在三丈外那只泊着的船上。

他放下渊儿，方待整理帆索起程，目光一闪，突见渊儿一身晶莹肌肤，小脸上泛出玫瑰红色，广额隆鼻，红菱朱唇，宛似玫瑰花瓣，剑眉入鬓，双目紧闭，用睫毛恍如四柄小小扇子，捉对儿叠合一齐，可爱俊逸之极态，不由得令他一呆。

他有些自惭形秽，心中尚未全泯的良知，突然告诉他此举确实不该。

他几乎要将渊儿送回，但恶意贪念，却不容他如此，一狠心将渊儿抱进舱去，放在破床上，立即扬起布帆，向海上驶去。

天色渐渐的昏暗了。

观日崖上的九所楼中，都一一燃亮起灯火，正中央宽敞的餐厅里，灯火更是通明，龙家九老与妻妾仆役，俱聚一堂，独独不见了小渊儿。

老大龙致礼性子最急，叱问丫环，龙致智却不慌不忙的拉起九弟，说：“大哥别急，我知道渊儿的去处，九弟你与我一齐去找他如何？”

龙致勇答应一声，立命下人燃起灯笼，兄弟二人携手拾级而下。

崖底秘洞之事，他兄弟二人皆知，只因他二人生性豁达，对渊儿主张放任，虽知道渊儿常在秘洞中玩耍，却也不加问闻。

二人出来之时，天色早暗，崖下暗影，更是阴沉，二人见状，心头不禁大急，皆因，若渊儿未出意外，绝不会在秘洞中呆上这么久。

龙致勇父子连心，惊觉不妙，立即放开八兄之手道：“智哥，你在这等等，我独自去看看，渊儿可能不在那里呢！”

说毕，不等龙致智回话，便即施展轻功，疾若风飘矢奔，人化一道黑影，猛向秘洞方向掠去。

龙致智虽知这老兄弟，身具武学，却未曾见他施展过，这刻睹状，又惊又佩，一时方在怔神，又猛见崖下，闪出一道黄光，风驰电掣般飘了过来。

龙致智大吃一惊，眨眼再看，却那黄光正是九弟手提的灯笼所发。

龙致勇惊至八兄致智身前，神色暗然，长叹一声，语音微颤的道：“智哥，渊儿他……他被人劫走了！”

好像是晴天响雷，龙致智虽然是早有预料，渊儿心会出事，却

再也想不到，出得恁早。他目瞪口呆，期期的道：“真……真的吗？你……”

龙致勇见状，心头一惨，扬扬手中的一封书信，边挽住致智的右臂，返身登崖，边道：“贼子已留下书信，声称要我龙家出银廿万两，三日后购卖肉票，否则惨杀渊儿。”

龙致智闻言，心下略放，说：“贼人既然志在金钱，渊儿当不致有啥意外，如今但盼在三日内运来廿万银子，赎回渊儿，便是不幸之大幸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二人已返回大厅，大厅中诸老环坐，静候宝贝渊儿回来，一同用膳；此时一见二人，仍未带回渊儿，第一个龙致礼，忍不住焦急，问道：“九弟，你们搞什么鬼！渊儿呢？”

龙致勇默默无言，将手中书信递过，龙老大见状，知有蹊跷，迫不急待，一把抓过取出信笺，大声念道：“字谕龙氏九老，汝子已安抵大谷寨中……目前尚称安全，三日后午时，盼备妥白银廿万，堆置崖下沙滩，至时大爷如遣人查收无误，申时当送汝子返家，绝无讹误，若汝等心痛百银，四日后大爷定当火煎雏儿，以饱口福也。闹海蛟启白。……”

龙老大愈往下念，愈不是味道，又气又惊，语音为之颤抖，读至最后，竟然语不成声。

其他诸人聆听此信，未及竟篇，妇女辈已然暗自垂泣，其他八老，亦忍不住摇头叹息，面目变色。

龙致礼呆了半晌，老泪婆娑，语音沙哑，哟喝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这大胆贼人，竟敢劫持渊儿……”

渊儿的母亲，柳氏夫人，虽嫁于龙致勇为妻，本身并不会武，性最仁慈，这一闻爱子被劫，立即痛晕过去。

龙致勇忙为他推官过血，一旁的致智夫人，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哭着责备他丈夫说：“你……你这个老师，怎么当的？天哪！……可苦了小渊儿啦……他整天与你在书房里……被人家劫走，

到现在才知道……你这个老不死的……”

她边哭边骂，别人闻言，都立即引起同感，妇女们都给纷责问起龙致智来！

龙致智哑口无言，只有垂头搓手叹息的份儿。一时里大厅中哭骂之声，交作而起，吵作一团。

龙致礼身为家长，心头有气看不过眼，“叭”的一拍桌子，叱道：“都给住嘴！”

那时节长尊幼卑，秩序分明，龙老大一嚷，众人果然都静下来。

龙致礼等众人一静，继而温和的说道：“现在事情已到了这般地步，再后悔叫骂也是无用，为今之计，老九明日速即亲自下山，到城中银号提取廿万两白银，雇人运上山来，顺便携带老五致忠，老七致智的名刺，投府报案，请知府大人派人暗中携助查访，以防什么闹海蛟不守信义，不将渊儿送还。”

吩咐一毕，立即挥手招呼老妻王氏夫人，一同回去。

其他诸老见状，亦各个随后返回住所，一时间大厅中只余下老七致智，与致勇夫妇。

致勇遂吩咐下人，将那尚未动过的晚餐撤去，令丫环将夫人扶入卧房休息，兄弟两人，愁眉苦脸的商议对策。

龙致勇身具上乘武学，龙致智才智过人，学议渊博，但却都投鼠忌器，想不出妥善法子。

第二日，龙致勇依言只身下山！

第三天果然雇了十几辆大车，数十名脚力，将一箱箱白银，运堆沙滩之上。

然而，世事往往出人意料，一天，二天……五天都过去了，那署名闹海蛟的恶徒，却一直不再出现。

九位老人，亲自轮流着站在崖上，察看着是否有人来搬取白银，他们想：只要有人来搬走银子，则无论如何，渊儿总有了被



送回来的可能！

但是，一天天过去，廿万两白银，堆积在那里，一箱也不见短少，而渊儿的消息，亦更如大海沉石一般茫无半点消息。

老年人的体力是有限的，半月的忧戚，思念与焦灼，使九人中病倒了七人。剩下的致智忙着施诊，致勇则忙着购买药物等琐事。

致智早晓得，终究会有这一天，故此当时虽然着急，过后细加推究，卜卦，知道渊儿因祸得福，终必学成一身奇学，须十几年后，方能归返家园。

他把这消息告知众人，其初皆不致信，反骂他胡言乱语，日子久了，却又不由拿这话自我安慰，盼望着这话果能应验！

致勇本身是个江湖人物，生性豪迈爽直，平生也是最信服这位“智哥”。

他曾经下山多次，凡遇着江湖同道，便打听闹海蛟其人，但不料想竟无一人知道，是哪路人物，根据推测，可能是少履中土的关外马贼，或是以海为家的海盗。

但这一说又都不象，因为关外相距劳山，何止数千里路，怎会无端到此作案？海盗呢？平常虽偶然登陆劫掠，但多数是靠打劫海上商船为生的，他等何能知晓，龙家身世与独子的事情呢？

既然寻不到结论，家中又这么多病人，龙致勇虽牵挂爱子，一时却不能离开。

同时，他亦深知渊儿身具奇骨，并非夭折之象，今虽然远离膝下，被人劫走，受点苦楚，虽不能免，生命却决无可虑，说不定机缘凑巧，果真应了智兄所说，练成那不世绝学呢！

因此，龙致勇渐渐的平下气来，与龙致智合力救治诸兄，更令人将白银一一搬回，重运进城里库中，这且不提。

且说那劫持渊儿的闹海蛟，果然是东海一名海盗。

那时的海盗，多半以打劫夷人通商纳贡的船只为主，夷人们